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

越國胡武莊公大海

字通甫虹縣人國初仕至行省叅知政事卒追封
越國公謚武莊配享廟庭

公長身鐵面智力過人甲午謁上爲前鋒從入和州拔
采石克金陵遂攻下京口丁酉三月克常州先登授
右翼統軍元帥宿衛佐鄧將軍自績溪進取浙東諸
郡擊敗元將八思爾不花追其萬戶吳訥于遂安元
苗帥楊完者以兵十萬來救公自婺源兼程而進橫
槊陷陣斬其部將遂克嚴州降完者溪洞兵三萬以

功遷樞密院判官因說鄧將軍曰蘭溪爲婺州右臂去嚴爲近公引兵下之婺入我掌中矣從之遂下蘭溪進攻婺婺不下上乃自往擊之公引其客王宗顯來見上曰客何自來曰烏江人上喜客吾鄉人使偵婺還報曰將貳可下也曰有之汝爲守元將果開東門納降上以宗顯知府事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以王愷爲都事民賦軍器咸屬焉

偽吳將呂珍圍諸全堰水以灌城公馳救奪堰反灌之珍大窘于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公許之都事王愷曰賊狡謀難信不如襲之可大勝也公曰言出而背之

不信既縱而襲之不武遂引兵還珍亦遁去
庚子夏閏五月陳友諒克龍江上命公擣信州以牽制
之公遣裨將葛俊率兵往過衢州王愷止俊乘驛至
金華謂公曰信州爲友諒門戶彼傾國入寇必以重
兵爲守非大將統全軍臨之設或挫衂吾衢先繹騷
矣公從之乃親率師至靈溪步騎數千出迎戰擊敗
之督兵攻城守者不能禦遂拔之改信州爲廣信府
時信方絕糧人皆勸還師公曰此閩楚襟喉地不可
棄乃繕城浚隍爲堅守計以養子德濟協諸將鎮之
李明道來攻自往內外夾擊大破擒以獻辛丑夏五

月上以婺浙東大郡通既引越授公爲江南行省叅政鎭婺如故

初苗軍元帥蔣英劉震李福等歸附公喜其驍勇隷之麾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公遇巳厚未忍發李福謂其衆曰胡叅政待我輩厚然兵柄在主將不殺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暇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衛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英等入署陽請公至八詠樓下觀弩公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公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椎若擊矮子狀因中公腦仆地英即斷其首

幷殺其子關住而愷與總官高子玉皆遇害脅僉書
安慶院判張斌從巳公兩目有光每夜出爗爗如炬
既沒敵人擾邊屢顯祥異或見夢于人或覩靈火滿
野洶洶聞人馬聲泊出師輒大捷李將軍下杭縛英
至京上命懸公像市曹剮英血祭公贈越國公謚武
莊命有司塑像配享晉卞忠貞廟
公嘗自謂曰我不知書吾行軍惟有三事不殺人不擄
人婦女不焚人廬舍以故所至徒兒驩附緝撫寧輯
有祭征虜之風

鄖國廖武閔公永安

字彥敬巢縣人

少倜儻以氣自豪元季江淮兵起與弟永忠聚兵保鄉里甲午屯湖中爲水寨以捍寇患左君弼據廬州作亂公等頗爲所窘乙未春使韓成持書見高帝和陽願以舟歸時高帝久駐和陽衆已數萬謀東渡江政不得舟得公等書顧李善長大喜曰此天意自率兵至巢湖爲公援

時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腸河以阻諸兵上歸和州集商舟多載猛士至黃墩與中丞戰于裕溪敵舟

高大不利進退公等操舟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遂
率兵入大江至青沙坊再攻中丞水寨獲闘船一十
五艘由是從容待上還于河州攻破蕪魚洲
六月巳卯朔公引舟從渡江時西北風順舳艫齊發公
舉帆前行向牛渚頃刻及岸守者六㸃出兵來拒上
麾甲者以進敵不及支即走諸軍奮擊遂拔之乘勝
徑克太平蕪湖等處蠻子海牙僅以身遁丙申三月
統兵攻擒陳兆先復攻集慶克之得軍民五十餘萬
改集慶爲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
公爲昭武大將軍統軍元帥克鎮江平太沙下沙等

寨取金壇常州宣州張士誠兵寇瓜埠公擊敗之

十一月徐達等圍常州公自其壘來援內外夾擊大破

之丁酉三月常州平以功陞同僉江南等處行樞密

院事宿衛帳下十月同大元帥常遇春自銅陵進攻

池州公合攻之遂克戊戌與俞通海等攻江陰并取

宜興無錫等處生擒朱元帥陞同知樞密事六月士

誠兵寇常熟公與戰大敗之七月庚子破士誠兵于

通州狼山八月總兵征蘇州宜興復叛十月與徐達

邵榮復宜興既拔其城復率舟師擊士誠衆于太湖

乘勝深入後軍不繼俄水淺舟膠與戰不利遂爲所

獲士誠欲降之公不屈遂拘囚之後徐達援常州士誠弟來戰達遣王玉擊敗擒士德上喜曰士德士誠謀主其人智勇今擒之張氏之成敗可知矣遣人往求和好士德毋痛之議歸公以易上不從士德死竟不獲歸甲辰上念公陷于强敵守義不屈遥授中書省平章事封楚國公賜誥丙午七月辛丁姑蘇年四十七僞吳平乃還喪上迎祭于郊哭之慟親爲文命配祭功臣廟洪武元年命築壇于雞籠山祭之二年祭太廟以公配享下禮部議謚曰武閔

永義侯桑公世傑

字[redacted]無爲州人沒于陣追贈永義侯侑享太廟元亂與廖俞張諸公結水寨巢湖乙未納款趙普勝蓄異志公洩其謀上得歸和陽集商舟載勇士至黃墩攻敗普勝及蠻子海牙上趨入和陽諸軍大集即攻破采石鰟魚洲鐵長官水砦取太平擒也先蠻子海牙遁擒兆先入金陵拔鎮江陞秦淮翼元帥下金壇丹陽從圍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密院事與徐達常遇春取馬馱沙克大浦口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尋與諸將攻江陰石碑海寇欒瑞奮戈躍馬陷陣

死諸將大怒奮擊盡獲海舟瑞窮促來降賜永義侯

上起兵屢經危殆諸將戰死甚多最初爲宋國興定遠人父朝用從渡江授天寧翼元帥國興生而壯偉每先出登授總管上與陳埜先戰南臺兵却國興年十八請出鬭上壯之衣以白龍袍與常遇春馳入陣敵見袍誤以爲上攢槊刺之被執見殺遇春翼上潰圍出是日也國興妻曹氏亦赴井死

東丘郡侯花雲

字[redacted]懷遠人授前部先鋒判行樞密院死于太
平之寇吳元年追封東丘郡侯

貌偉而黑驍勇絶人癸巳杖劒謁上于臨濠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畧地所至輙克破懷遠城口鹵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夜襲破繆家寨上以濠城殘敝將取滁州自單騎前行雲獨從後遇賊數千於道拔劒躍馬衝陣而進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州甲午從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

乙未率所部從渡江上克太平以忠勇宿衛左右下集
慶歷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克之過馬
馱沙劇盜數百遮道索戰雲且戰且行且鬬三日夜皆擒
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守牛塘營夏六月
立行樞密院于太平拜院判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州
獲卒萬餘七月兵過寧國陷山澤中八日羣盜相結
梗道公操矛鼓譟出入斬首千百計身不中一矢還
守太平庚子閏五月陳友諒以舟師圍之率麾下三
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
城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士馬憊乙亥

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鹵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其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忿激至死不少變年三十九追封東丘郡侯立祠太平命有司歲時祀之

夫人郜氏方戰急時一子僅三歲夫人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𨶒公就擒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屍遂抱兒以行僞漢軍擄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

是年冬王師伐僞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覘兒在䑳漁人出竊負以走夜藏幽穴中天曙脫簪餽舟渡江遇潰軍奪舟棄江中孫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俱行明年春達上所孫氏泣抱兒拜上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徭忽不見時皆異之兒八歲賜名煒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陞指揮僉事偕孫氏至太平奉郁骸骨束草像雲葬上元縣世宗初立其五世孫遼東復州衛指揮僉事請于朝邵氏贈貞烈夫人孫氏安人

蔡國張忠毅公德勝

字仁甫合肥人

才畧豪邁沉毅剛果與俞通海以巢湖水軍來歸上率兵拔和陽營于新河授萬戶渡江拔采石太平擒陳也先擢管軍總管蠻子海牙陳兆先復屯方山伺太平擊破之從取集慶大破方山營擒兆先克鎭江塈泰淮翼元帥從下常州宣州再陞僉樞密院事從下宜興普勝陷池州進擊敗之栅江口復池州友諒犯龍江伏兵戰大捷追至采石大戰歿于陣年三十三贈蔡國公謚忠毅侑享太廟子宣幼養子同嗣職宣

長上命宣嗣爲中軍都督僉事同復姓名爲汪興祖
以開國功封東勝侯

梁國趙武桓公德勝

鍾離人

狀魁偉有膂力馬上運槊如飛壬辰江淮亂爲義兵隊長時年二十八歲善戰爲賊所畏顧雜處羣中無所自見西謁歸德王忪哥察其馭軍無律必敗將擇所歸時上駐軍滁陽聞母李氏在軍中七月棄其妻來從命爲帳前先鋒從取鐵佛岡攻三汊河口破張家寨克全椒後河諸寨元將脫脫圍六合禦之中流矢幾殆上親臨視乙未剋雞籠山羣盜與僞將韓溥耐戰直搗烏江下和州含山三月夜襲陳也先營戊申

也先來侵力鬬却之四月拔鈑門寨五月擊長官寨遂取儀眞錄功授總管府先鋒

丙申敗陳也先方山營苗軍水寨收丹陽金壇廣德宣城轉領軍先鋒戰毘陵湖州擢左副元帥戰友諒龍江下銅陵臨山寨出淮南征高郵陞統兵元帥從破漢水寨走友諒收黃梅廣濟克瑞臨吉撫四郡祝康泰據南昌叛殺葉琛從復南昌授僉江南行樞密院事臨江吉撫三城叛又復三城協守南昌統精兵爲戰將

癸卯漢圍南昌公出戰射殺漢金指揮益兵晝夜急攻

城且壞公先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廵城至東門敵發蹶張弩中腰膂箭淺約六寸即拔出之拊髀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于矢石屢矣其重無踰此者豈命也夫然大丈夫死不憾所恨者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垂令名于竹帛耳卒年三十九追封梁國公謚武桓子獻代領其衆後侑享太廟位第八

公沉鷙簡靜剛明質直馭下嚴肅號令一行旗幟改色平生未嘗讀書臨機應變智略如神臨難不懼奮不顧身性篤孝友有士君子之行獻歷都指揮同知世襲淸浪衛指揮曾孫輔立功封武靖侯

虢國俞忠烈通海

字碧泉巢縣人積功官至中書省平章政事

父廷玉弟通源通淵江淮妖賊起時父子結寨巢湖自

守左君弼據廬州輒窘廷玉公鬪上駐兵和陽走歸

款時上欲渡江得公父子水軍甚喜曰吾衆數萬已

乏之食欲渡江乏舟巢諸將以舟師來附殆天賛我也

遂親率師至巢湖拔出寨

雙刀趙謀刼上公密白上挾兵歸營聘蠻子海牙悉驅

戰艦結寨采石元帥也先子陳兆先合淮兵數十萬

屯營方山相爲犄角窺伺太平丙申正月公從上攻

采石寨蠻子海牙遁走三月從平陳兆先營是月克
臺城歷沙縣焦門克林苗軍水寨拔鎭江置秦淮翼
元帥府以公爲統軍元帥四月取丹陽金壇丁酉常
州平陞行樞密院判官尋克江陰州宜興四月克寧
國經東洞庭山元兵暴至公不爲動賊不敢逼戊戌
討江陰復取通州十月克太湖宜興等處時雙刀趙
據樅陽擊敗之復池州陞僉書樞密院事
庚子陳友諒犯龍江同諸將擊走之縱火焚其舟賊衆
潰進樞密院同知八月從討友諒克銅陵搗九江掠
蘄黃友諒遁還武昌還軍擊叛將祝宗復南昌上曰

吾得南昌斷友諒臂大喜已而友諒發憤率衆圍南昌上率公等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我師大戰公乘風火焚其舟漢驍將張定邊者直前戰公率飛舸射中定邊相持數日復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獲僞王友仁友貴賊利退時公舟深入敵寨鏖戰我師遥望久之不復見舟意公戰沒少頃舟飄飄遶出敵舟傷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前大敗敵兵且移舟拔水寨遁去我軍先柵嶴子口及橫截左蠡遏敵歸路公曰湖有淺舟輒膠戰不利盍移兵入江據上游敵舟入我直擒易耳敵

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盜窘繞下流欲遁公追
擊敗之友諒死班師還賜公良田金帛
甲辰二月攻武昌陳理出降三月陞中書省平章事四
月廬州平守之拊循勞來復業者衆城西北石灘淺
涸浚廣加倍丙午四月從取濠州九月征浙西克湖
州十一月太倉崑山崇明嘉定松江皆降僞帥陳仁
壽乘大艘百餘已避入海聞兵行秋毫不犯復回鄉
里來降願列編民者數千人吳元年三月圍姑蘇徐
相國檄令其討賊敗賊滅渡橋提兵蕩其營至桃花
塢中流矢卒贈豫國公改虢國公謚忠烈侑享太廟

廷玉戰沒贈河間郡公通源封南安侯通淵越巂侯

郢國馮公國用

定遠人以功陞親兵都指揮使卒年三十六肖像

功臣廟洪武三年追贈郢國公

性聰敏過目成誦喜閱孫武子竆晝夜不釋有意會處輒歎曰吾當以此佐太平取功名也甲午同弟國勝率所部謁上於妙山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問定天下計安出公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俾居帷幄賛兵政從克滁和引舟翊上渡江克采石乘勝取太平元將陳也先犯城下戰

獲其全軍也先陽款附勸上勿聽後果被擒蠻子海牙與陳兆先犄角窺太平國用從攻采石寨破之俘其人船蠻子海牙僅以身遁已從上破陳兆先營擒兆先盡降其衆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上覺其意是夕遣令入衛環上而寢獨留國用一人侍卧榻防護備至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進攻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遂拔之還軍從克鎮江大破元兵于京口遂下丹陽擊寧國以功授萬戶又克泰興宜興授大元帥守樂未幾陞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侍謀議從上征金

華克之遂下諸暨攻紹興卒年三十六上哭之慟築壇雞鳴山祭之子誠累有戰功仕至右軍都督府都督

泗國耿武莊公再成

泗州五河人

癸巳來歸從征授百戶立功泗滁和陽建康鎮江陞元帥守鎮江克揚州改守揚州宜興數被吳寇又改守宜興尋還守揚州上取金華爲前鋒屯縉雲之黃龍山取處州即以爲守石抹宜孫率衆驟至擊敗之宜孫走死嚴戢部下招撫流亾有竊發者擒治赦其餘黨先是士卒無論大小徵私粟民間號砦糧民甚苦莫敢言公曰民盡餓死軍亦何爲白于胡叅政罷免民乃得安

壬寅苗帥李佑之賀仁德叛方與客飲變作公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俘鹵奴國狗負汝乃反急解甲降不降吾斫汝萬段揮劍連斷數槊兵不繼賊攢刺墮馬死胡琛等收其屍槀葬之贈高陽郡公

洪武二年侑享太廟三年加贈泗國公謚武莊

東莞伯何恭靖公真

字邦佐東莞人仕元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洪武元年歸附授湖廣左布政使封東莞伯南都補諡恭靖

少英偉好書劍爲元淡水塲管勾元亂棄官歸鄉里慨然以生民爲念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陳仲玉搆亂公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公躬擐甲冑往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乃使其弟迪驍將黃從簡高彬等頓兵圍之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未幾成奴縛之以出公釋之引坐笑謂曰公奈何養虎遺患奴求賞公如

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駕轉輪車數寸人推之使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噓火奴一號一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競趣歸之行省上其功

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黃常據惠貪暴肆欲衆慕其義迎其守惠遂解惠州之困逐常戮仲剛併有惠循二州行省又上其功授惠州判尋遷惠陽路同知廣東都元帥

癸卯南海民邵宗愚陷廣州守將何溁死之公率衆復

其城號令明肅廣人大悅元累進官爲江西福建行
中書省左丞
乙巳宗愚復叛公禦之踰一月其部將與賊通城復陷
公率惠州所部至廣廣民響應復克之陞右丞是時
元亂無象南北阻絶公益練兵保障開署求士聘南
海孫蕡王佐掌書記中原知名之士如江右顔子中
茶陵劉三吾建安張智皆往依之或陳符瑞勸爲尉
陀計者即逮而戮之曰吾俟眞主耳
太祖既有天下征南將軍廖永忠率舟師下廣永忠在
閩中則先馳書諭公至潮公遣人上印章籍所部奉

表詣降永忠送至京師太祖大悅詔公乘傳入朝貢獻方物賜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銀千兩將校各賜有差侍膳內禁賜宴中書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公叩頭謝曰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太祖曰夫能不貫禍

于生雲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
東用特授爾是職以表來歸之誠
時方國珍李思齊先後來歸皆授行省參政第與空名
奉朝請而已太祖獨令公之官公兩爲參政三爲布
政使所至威德並用風行霆斷而一出于忠厚周愼
謹畏是以太祖委之不疑先是奉命與其子貴入雲
南開通驛道規集芻粟遣還鄉收召其土豪從征得
萬餘人皆稱旨旣還朝拜貴明威將軍指揮僉事
公豐偉美鬚髯吐音如鐘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
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徵帶火色位不過封侯果如

其言

二十年八月上念其功曰吾始有天下命將四征雖有降附不見義旗則尚負固來歸之誠無過何眞封眞東莞伯賜鈔萬貫第京師復官其第六子宏爲尚寶司丞其明年卒年六十七使子榮襲爵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

丞相李韓國善長

字百室定遠人仕至太師丞相封韓國公暴卒年七十七南都補謚襄愍

公讀書麤持文墨以英事稱里中推爲祭酒元末盜起未有所遇會高皇畧滁陽公謁道傍留幕下掌書記嘗語公務和輯諸將成功自是益專精爲上謀㕘諸將有來歸者公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爲上布款誠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猲㹣者委曲調護俾不至齟齬一日上從容問曰四方戰爭天下何時定乎

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使不嗜
殺人不五載而成帝業主公濠產距沛不遠與漢祖
同受山川王氣能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上曰漢
高帝用豪傑未有踰張良韓信蕭何三人者今徐達
勇力或可方信先生可當張良蕭何乎對曰良智計
絕人後世鮮比善長何敢望良若供給餽餉或可倣
何上曰良不可得矣今天下才智之士可擬良者幸
以教孤將就見之對曰世豈乏材顧善長不能悉知
惟知金華宋濂博學洽聞且知象緯上曰以孤所聞
知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

滁陽既沒上代總其兵元衆猶盛上自畧地收兵公以
一隊守城元兵來襲設伏大敗之上大喜曰不謂儒
者能辦吾事方謀渡江會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
以舟師萬餘請降公說上曰天贊我也既渡泛牛渚
拔采石乘勝取太平上命善長置榜諭士卒擄掠者
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逵肅然無敢犯
上克建康取鎭江公與諸將奉上爲吳國公軍機進止
章程賞罰皆佐處分上益禮任之凡師行公必留守
命將四出轉調兵餉未嘗有乏上爲吳王拜右相國
請榷兩淮鹽立茶法旣復制錢法于洪都設三局湖

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爽民
不爲困國用益饒
上初渡江懲元政廢弛頗用重典一日謂公法有連坐
三條不已甚乎因請自大逆而外皆除之戊申率禮
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公居守者三月聽便
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
師朔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獄瀆神祇
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悉委善長俾謀
之中丞基右丞憲而行之
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鮮汗馬勞然事朕久給足軍食

其功甚大進封韓國公賜鐵券誥詞比之蕭何四年
正月致仕賜臨濠地墳佃戶董建臨濠宮殿七年以
公弟存義爲太僕丞移江南民十四萬墾濠田命公
總田事八年秋南安侯監田弗勤又勑公留鳳陽者
數年子祺尚皇長女臨安公主爲駙馬都尉歲祿六
百石是年廣洋陳寧劾公不問十三年正月胡惟庸
反辭逮公羣臣請逮獄上曰朕初起兵善長謁軍門
曰有天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
多合吾意命掌簿書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
其子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不忍罪勿問公奏還儀

戶既而仍給御史左中丞安然老命公理臺事十四
年議征漠北雲南十六年上文官封贈蔭敘例十七
年河南水命祺賑恤二十三年春肅淸逆黨㮾列勳
臣五十七人公猶在前列未幾坐罪不問會有星變
其占爲大臣災御史再劾公上召公流涕而語以開
創君臣之際公出遂自殺存義之子佑及四侯皆賜
死上命禮葬公厚卹其家爵除
公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寃
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
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

貴無復加矣藉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徼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于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覆宗絕祀此善長所親見而敢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乎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

至相扶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

誠意伯劉文成公基

字伯溫青田人元進士棄官歸隱入國初仕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卒年六十五正德中謚文成

少頴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傍通天官陰符家言受濂洛之學于鄭復初先生即得其旨先生大器之

後舉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以廉節著揭傒斯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進賢有老人鄧祥甫者善天文見而驚曰公聰明絕世器識宏深當爲一代偉人盡遂所藏秘書于公公負氣甚豪

不可一世士以倔強書生自命

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射湖水時睿道原宇文公諒皆以爲慶雲將賦詩公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衆大駭以爲狂惟西蜀趙天澤尤重公以爲韓信孔明之流作文以期之

方谷珍反海上省憲舉公爲行省都事公建議以爲方氏首亂宜捕斬之方氏聞之懼請重賂公公却不受執前議益堅而谷珍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京賂用事者授谷珍官聽其降劾公擅作威福奪職羈管紹

與公感憤慟哭嘔血欲自殺門人容理沙曰先生自負若何而與匹夫婦同溝瀆耶且太夫人在堂奚賴
固持之得不死是後方氏遂横莫能制
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所游必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公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公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方上功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故儒學資遷總管府判奪其兵權卽棄官歸青田著郁離子以見志衆避谷珍者多依以居
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

越可折箠而定因晝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公笑曰吾正惡谷珍士誠輩所爲今乃効之耶天命有歸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公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耶公決計趨建康衆疑未決毋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獲萬全哉會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遂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從之

陳友諒傾國入寇勢張甚獻計者或曰降便或曰鍾山有王氣奔據之或曰背城一戰不勝而走未晚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内公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

者乃可破賊上固問計安出乃曰如臣之計莫若傾
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
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上遂決策誘
與戰盡覆其衆上以克敵賞酬公辭不受中書省設
御座奉小明王公怒罵不拜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
因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始定計取天下攻皖城不
拔公言宜直擣江州上悉軍西上友諒遁去
上使都督馮勝攻南康命公授方畧公以片紙封曰夜
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須有黑雲起
者賊伏也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

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已而青黑雲起具如公言始以爲神遂奉而破城取其城

陳氏洪都將胡均美遣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躡所坐胡床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

公聞母富氏喪至是辭歸蔣苗軍反金華括蒼殺守將胡大海耿再成孫炎等衢人洶洶守將夏毅憂之迎公入一夕而定公爲發書屬縣俾固守以俟邵平章兵至而悉誅諸叛將

方氏素畏公名早辭以幣來唁公白之上使受而答之
因騰書宣上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公赴京道經建德適張氏入寇李文忠時爲帥欲擊之
公曰勿擊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走而尾之此成擒也
三日黎明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旌旗如
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所
留皆老弱俘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公入謝上從
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衆謂蘇湖地肥饒
宜先取公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
正宜先伐之取陳氏士誠直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

洪都上遂率師迎敵大戰於彭蠡湖相持未決公請
移兵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陳氏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收中原公密謀居多上時或至
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爲
太史令上戊申大統曆見日中有黑子奏東南當失
一大將時叅軍胡深伐陳友定果敗沒
上方欲刑人公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故欲
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傅其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
三日上爲停三日刑待之而海寧降上悅悉付公縱
歸

熒惑守心羣臣皆懼公密奏宜罪已以回天意上許之衆乃安大旱上命公謚滯獄甫決雨隨澍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從之
張士誠旣獻俘上意欲殺士誠密言曰元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豪傑之士雲合鳥集誰不願帝士誠非有弒主篡君之罪殺之無名且業已稱王一方其志氣不小臣觀其人非爲人用者急則死耳莫若好待之上乃使李善長慰問士誠善長夜過士誠曰主上與足下共起逐兎之秋人各求所獲非有宿怨深讐也足下於元又非有不諱之惡爲世大罪也特以天下之

勢終當一耳主上推心置人待足下甚厚倘若愛其餘生順天之命異日者亦得剖符裂土世爲休臣士誠堅臥不起出言不遜善長大怒罵出

中書參政張昺故元臣有二心使人上書誦功德勸及時娛樂公曰是欲爲趙高也上領之昺憾公嗾齊翼巖中傷公未及發而昺先坐事誅司天臺災翼巖論公天文事不知其本出上命也上怒窮治得與昺通謀狀殺翼巖

上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爲上言善長舊勳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

地耶汝忠勳足任此公叩頭曰是欲易柱必得大木
乃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臣駑鈍豈堪此大任
上乃解
洪武元年正月上即位公啓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
尋拜御史中丞會章溢奏定處州七縣賦北宋制畝
加五合上特令青田止五合起科曰使鄉里子孫世
世頌劉伯溫也
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掃除奬
俗一二年後寛政可復也上幸鳳陽公居守公志在
澄清天下言于上曰宋元以來寛縱日久當使紀綱

振肅而後惠政可施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因發中書省都事李彬罪狀誅彬李丞相大恨侯上歸愬之上惜公持其章不下而諷公以病請告就醫靑田瀕行奏曰鳳陽雖帝鄉非建都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後皆如公言上手詔敘公勳伐召至京累欲進公爵公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功固辭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爲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殆甚于憲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僨

轅而敗犁矣上曰吾之相無踰先生公曰臣非不自
知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大恩其後憲
以怙寵廣洋以巽懦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
三年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
至家遣長子璉捧表詣闕謝恩上手書問天象事公
條對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
寬書奏上以付史館
甌括之間有隙地曰談洋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鹺盜藪
方氏所由亂公奏于其地立巡簡司控扼之其姦民
弗便也相率挾逃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公使子璉

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攝相事卿公舊語使
刑部劾公欲搆談洋地爲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
窘其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
茀令移文使公知奪其祿公馳入朝見上但引咎自
責不敢言歸矣
胡惟庸既相公私憂曰吾安敢希言驗卽驗如蒼生何
遂悒悒得疾惟庸陽爲修好挾醫往候飲以毒藥又
三月寖劇給驛舟護歸卒以天文書授子璉使伺服
闋進戒之曰勿令後人習又爲遺表勸上修德省刑
祈天永命用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勝要害之

地宜宿重兵與京師聲勢相聯絡授其次子仲璟曰
惟庸方任事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上思我其時
可啓鬬也及惟庸敗果思公言
公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勇氣奮發
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
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自言其功上天威嚴重獨公
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上亦禮重之呼老先生
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得譴者公密爲營
救而免初與同郡葉胡章宋四公同出處有通家之
好至于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于世而

公與宋公文章又為當代首稱云

楊文懿公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辨符檄公勲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公逮事胡元專門象數何異訾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才也

御史中丞章公溢

字三益龍泉人洪武初仕至御史中丞卒年五十

六南都補謚莊敏

公始生音如鐘父母疑爲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嶷然

莊重諸兄應繇頗爲儕類侵苦公忿曰彼謂我弱耳

吾不自厲豈爲男子乃往受事衆皆憚服弱冠從鄉

先生王叔剛游講正心修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爲文

獻之邦問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

與說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武林心忽驚

悸力辭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爲孝所

感

壬辰蘄黃妖寇起犯境公從子存仁爲寇所執奮曰吾兒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問計公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幷執公公不爲屈賊壯之不敢加害夜紿守者乘間脫歸集里兵擊却之

處州府判以兵來欲盡誅詿誤者公走說石抹將軍曰貧民迫凍餒故相挺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卽爲良民今不出此此而肆行剪屠失民望且以資賊非計也

將軍曰善即檄判官毋擅殺

寧海民爲變攻圍台城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爲援公即起曰吾邦賴將軍以生今有急正報德之秋也集趫勇數百人趨城下夾擊賊潰

寧海大饑豪民積粟不糶公言于將軍行縣賑之至縣即抵豪罪發其粟充用龍泉亦歲儉大家有粟高其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惠爲多石抹將軍平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浙江行省承制授公龍泉縣主簿不受青田盜潘惟賢攻龍泉監縣寶忽丁棄印走公同王

叔剛與賊戰敗之復縣治實忽丁懼棄職獲罪反害
叔剛於家于是處之七邑盜蠭起公屢以戰功授松
陽縣尹歷官武德將軍僉浙江都元帥府事皆辭不
受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今子弟肝腦塗地而我獨
取功名弗忍爲也
時天下日趨于亂公結廬匡山又避地入閩庚子高皇
束帛來召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業上問曰吾爲
天下屈四先生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
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上曰卿等其留
輔予擢僉屯田司事巡行江淮田荒蕪及耕墾者皆

籍之差稅賴以便會有疾在告上詢左司都事張來
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
主上遇之厚不敢言鬱鬱成疾耳上即命公歸省賜
金綺留季子存厚于京師
胡深出師溫州復召公還守處州饋餉無缺師旋即以
總制事付胡還所部王師平荊楚設湖廣按察司遷
公司僉事入見上慰勞曰紀綱之事今已屬卿公既
至視荊襄多廢地建議分兵屯田且控制中原上曰
所言甚善今未暇耳
湖廣鎮撫囘囘怙勢作威輕重人罪公廉得狀坐以法

未幾河內道按察使宋思顏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璹俱以事被逮事連公上遣劉基諭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恐既而胡深兵入閩陷沒處州震動陞公浙東副使鎮之公辭曰吾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蒙恩獨原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死不避副使之命敢辭仍僉司事比至山寨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城中空虛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爲屯勢相聯絡賊不敢犯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命提兵爲遊擊而公卽處

城鎮之公謂父子相統非制請罷上不允

浦城軍食不繼上命右丞李文忠與公討之李欲遷處州糧公以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甚殷請拘入官均給之兵食乃足建寧守將阮德柔來納款或疑其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爲圖自全計非詐也事聞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下德柔已爲友定所併公因留其使厚存恤之

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以狥自拒戰破禽之朱亮祖取溫州軍中掠人子女公悉搜出還其家

海隅既寧請朝京師止申卿在邊良苦俟平吳即召卿
浙西諸郡平召公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入
見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
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征閩諸將何如對曰湯和由
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李
文忠威信若令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上
立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糧額以軍興加徵十倍
公言之丞相入奏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
溫賊既叛又請降奏戮之方作海舟徵巨材儆處州與
諸郡同辦公曰此皆限以峻嶺縱有木何從出力言

于省臣止之

上卽大位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
體不屑屑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
其職者當先養人廉耻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
能哉

上親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怒議禮不合以致天變
將殺之公奏曰風雨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失議陛
下精誠自足仰格神明願賜寛貸上爲之霽威存道
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
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事平

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上不懌公奏繼曰兵已入
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
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先生爲朕
一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沒乞守制不允遣存厚還
治喪公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章
乞終喪得允存道出崑山走京師見上授處州衛指
揮副使戍上黨尋移平陽
公自喪母悲戚過度居常忽忽營兆域親負土石感疾
益深臨終親友何濟來候曰常收斂此心毋有執滯
公曰吾久已知之遂卒公性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

里閈室廬被焚公稽顙籲天火至柩所而滅事母備
極孝養二兄別居巳久旣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
奉母怡怡之情藹如也狀貌宏偉器局㦤曠而撫世
酬物一本于誠外若和緩至臨大事則議論爭辨不
避權勢必折衷于理嘗曰古人爲學主躬行實踐故
章句之學皆不屑意而人倫日用關世教者惓切切
焉

南陽郡侯葉貞肅公琛

字景淵麗水人

元季兵亂從叅政石抹宜孫守處州時青田葉賢三等作亂公爲畫策捕斬之其餘山寇竊發者以次剪滅行省承制授元帥守桃花寨王師下處州謂其下曰金陵兵有紀律且氣候精明必成大事遂來降僉院胡大海以公偕劉基送建康辛丑授營田司僉事復命同佐鄧愈守洪都覘康之亂愈脫走公被執不屈大罵死之上聞痛悼遣使以祭追封南陽郡侯復其家塑像于院判耿再成之祠令有司歲祀後陳友諒

減配享洪都功臣廟

參政陶文憲公安

字主敬當塗人元書院長國初仕至行省參知政
事卒年五十七南都補謚文憲

少穎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尤㴱于易得程氏讀書日程
及呂舍人學規遂湛心濂洛之學爲文純雅疏𣊬舉
元甲申鄉試戊子試禮部不第授明道高節書院長
乙未上取太平與耆儒李習出城迎見上狀貌喜謂父
老子弟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生民今有主矣上召
語時事公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
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

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出臨四方何向不克上又曰善留叅幕府爲都事

丙申從克金陵歷左司郎中旣而得劉宋章葉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上多其善讓

辛丑克黃州難其守者上曰無逾于安命往視事兵荒之後政務一新甲辰移知饒州賜詩以行時征伐用急公善諭民樂輸軍興不乏乙巳信州賊攻城公與

千戶宋炳拒守登城諭曰爾皆吾民反爲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破必不相害

公命射之賊不敢逼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屠從賊者不許曰民爲賊脅非其本心柰何殺之

明年入朝民爲之歌曰千里榛蕪侯來之初萬姓耕闢侯去之日命復守饒州民又爲之歌曰湖水悠悠侯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侯德相率建祠事之

吳元年置翰林院召爲學士知制誥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爲議律官

洪武元年上與儒臣論學術公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

之也上稱善且重其才賜門額曰國朝謀畧無雙士
翰苑文章第一家

王子公奏言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亾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於社稷壇創屋非禮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上是之已未又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社稷諸神請製之上曰五冕禮大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祭社稷等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御史有言公隱過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命黜之

夏四月代汪廣洋爲山西叅政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
父老見軍門爲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幕
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乃上游都會
擇卿撫治公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居四年疾劇草
上時務十二事卒年五十七上甚哀悼爲文祭之贈
姑孰郡公國初諸禮多公裁定大配禮專用公議祫
禘禮定于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
基祀祭禮魏觀軍禮陶凱
太祖嘗與公登京城聞焚屍之氣惡之公曰古有掩骼
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狃于胡俗或焚之而

棄骨于水孝子慈孫于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爲甚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
而後去遂著爲令
公有二子曰昱曰晟晟爲浙江按察使貪信用輕薄小
吏上幷昱戮之其家四十餘人皆充軍多死亾無所
傳州司逼索公妻公繼妻陳裹白入見太祖問媪爲
誰叩頭具對上曰陶先生嫂乎有幾子復叩頭曰臣
前子二人皆不肖伏法家人四十餘坐罪傳軍散亾
失伍州司督責甚急惟陛下念先臣安一日勞太祖
曰晟死其罪言及陶先生令我惻然立召兵部臣曰

朕渡江之初陶安首得見先後㦗涉諸艱功在彝鼎
家人所犯卽盡赦之使公妻還自老公前妻緰姓名
德常有賢孝之美王師克金陵公移家金陵緰邀母
同行母不可緰曰今四海兵爭惟高城溧池都會之
地可以托身母從之及陳友諒陷姑孰母以移居免
人服其先見

縉雲伯胡襄節公深

字仲淵處州龍泉人吳元年擢王府叅軍總制處州征陳友定被執死贈縉雲伯南都追謚襄節

頴拔有知畧通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莫不精貫與劉基宋濂王禕葉琛相友善慨然欲自見於功名元亂閩浙間盜起公歎曰淛東地氣白禍將至矣集鄉兵寨湖山已處州民相挺爲盜元將石抹宜孫善用士辟公叅謀公以言令化諸盜盜多解石抹宜孫辟爲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

天兵取浙東婺衢既下獨處州爲石抹所守不降已亥
皇帝遣胡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抹敗北大軍入城
徇屬邑葉琛來降遣琛諭以禍福遂出應命上素聞
其名召至京擢左司員外郎與論事稱善詔還處州
招集舊部曲從西征上既平江西命守吉安會浙東
苗軍變殺守將已而復平命總制處州軍民事時山
寇竊發人情未固捕首惡誅之防禦甚周慮戍兵单
弱多方召募遂得兵萬餘人曰兵足矣諗于衆曰兵
少不足禦敵師衆又無以餉奈何衆對曰養兵所以
衛民苟不爲禦備計子女玉帛且不保而况于食遂

因衆心量度民恆產權宜加賦軍輿饒焉
江西食浙東鹽而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公請以二
十分取一商販大集以沒入田代租民甚賴之薦進
士吳世昌司學事文教始輿
諸全守將謝再輿上愛將也其長女妻兄子文正上故
使守諸全再輿有二部將私販杭上惡其泄陰事于
周誅之召再輿還以叅軍李夢庚代之亡何則使還
守之再輿疑懼不安遂殺夢庚降周則反爲周來犯
東陽公從李文忠擊走之去諸全六十里並五指岩
下度地城戍上聞再輿叛方遣人城諸全比使至城

已成則大喜亡何周將李伯昇大率其軍號二十萬以來城堅還引去上說賜公名馬

溫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統正軍攻溫州明善勢蹙與其仲父國珍議納歲幣詔公還師明善繼以鹽若干來進貢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內藏上怒銀色惡責守令使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祿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

公入覲上問宋濂曰胡深何如人對曰文武才上曰是也浙東一障吾方賴之時上已即王位乃擢王府參

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陞辭上榆之曰俟閩浙盡平當
還汝中書矣命征陳友定取浦城崇安建陽敗守將
阮德柔兵四萬友定懼帥銳卒來鬬圍我營公以氛
惡未即戰為朱亮祖所迫不得已進擊之破其二柵
敵悉銳圍公數重曰賊公率精騎突出伏起馬蹶見
執友定不敢害會元使至督促乃見殺年五十二追
封縉雲郡伯

公知識絕倫藝術無不精曉倜儻好施予其守鄉郡凡
五載取衆一以寛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比
伐閩有星變上曰東南必失一大將亟使諭之公已

被害上甚痛惜之聞者莫不流涕子楨刻木具衣冠
葬之友定既誅上使楨臠肉以祭

靜誠先生陳遇

字中行金陵人

天資沉粹篤學博覽元至正中授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溫州路教授元末棄官歸安瀞守約自名靜誠人稱之爲靜誠先生每日焚香拜天願早生仁聖救此創殘上定金陵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公學識不羣因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失馭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韓門雖多將士帷幄尚乏主持恆側席以求賢冀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藹然

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
賢哲天生實我良輔昔湯文曾徵伊呂先主猶聘孔
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爲
法倘以生民爲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畧非欲奮武實
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
不偉與拱揖車塵起展素蘊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既
見與語大悅遂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
畫多秘不傳
甲辰上即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上即
帝位公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

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洪
武庚戌春常奉命至浙江還朝啓有所陳賜白金彩
緞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
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騎西域進
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爲諫上大悅賜大銀一錠
除太常少卿又辭戊午復除禮部尚書固辭上曰士
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
自是每燕閒輒召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
多公力爲救解多所全釋上常諭曰先生有子令帶
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補報上說賜

兼金對衣，特寵遇之隆，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子秋病作，醫療踵至，尋卒，年七十二。上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秘器，賜葬鍾山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幷公著述，嘗燬于火，今畧見世德錄云。

丹陽縣男孫忠愍公炎

字伯融句容人封丹陽縣男死于賊南都補謚忠愍

面黑如鐵跛一足長於歌詩將丁復夏煜皆以詩名日夜相切劇下筆快掃百紙可盡嘗與煜對飲賦詩務出奇相勝每得雋語搥案大呼讙聲震四鄰上渡江召見與語請延攬賢士以成大業上悅辟行省椽論事慷慨激切多合上心從征浙東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己亥擢行省都事

處州降命瑕再成守之而以公爲總制聽其辟任一切

不從中覆匹馬入城召父老諭以天命所集宜稟教化不且爲僇衆皆感悅仍擇勇健者練爲兵紀律嚴明人皆退縮

時上求才急而秀民有才能者見亂皆伏匿山中不肯出公承上命招致劉青田劉以仕元耻爲他姓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寶劍贈公公作詩以爲劍當獻天子人臣不敢私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人事以諭劉劉無以答乃逡巡就見公置酒與痛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略無疑滯劉乃大歎服曰始基自以爲勝公今不及也因就聘見上即誠意伯也

公以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卒與公於是苗軍

叛執公幽空室中夜以烰鴈斗酒饋之曰與公訣公

拔佩刀割鴈舉卮酌酒仰天太息曰嗟夫丈夫乃爲

鼠輩僇然我死死義耳賊死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

持劍瞋目擬之公飲酒自若食竟賊叱解衣公罵曰

此綺紫裘乃主上賜者當服以死引枕臥遂遇害年

四十事聞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擒亦不屈死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終